

郭建强

对饮黄河 (组诗)

对饮黄河

水,琉璃丝网闪烁
像一张张草图,万物醒
转瞬即逝,息而再生,在水里

高处的光,湿润,喜悦
在必然沃润所在,摇动芦苇
收留人间的息

水在收拢羽翅
沉淀少女的清亮,清亮凝玉
人们嗅到自己皮肤的芬芳

对视、对映、对舞、对饮
水洗亮一代代人的头发、躯体、血脉
骨质留着冰雪的清明

在晃动的人世
水回环的独语、叹息和低唱
彻夜不息

贵德近了,贵德远了
黄河来了,玛曲远了
水在你的梦里醒来



大海迎接河的转世:
已经的、正在的、等待的……水
在苍茫的恍惚中,冲出血管,走向无限

雪山:各姿各雅

没有会动的雪山

没有打开翼翅放慢滑翔的黑鸟
没有黑鸟在河源九十九座雪山转动眼睛

会动的是雪山
活着的是雪山

雪山时轮运转,沉重而芬芳

各姿各雅把雪戴在头上
披在身上
捂在怀里

雪的王冠,雪的袍服,雪的皮靴
雪的呼吸,雪的皮肤,雪的血液
各姿各雅是雪的父亲和母亲
也是雪的儿子和女儿

各姿各雅站在黄昏
黎明,站着各姿各雅

站着的各姿各雅:一部连接天地的唐卡

各姿各雅从高处向下书写经卷
雪山凝气成雪,雪从天上来——
雪在化为水,水乳育养草原

第三纪红色陶盆擎起,万物睁眼
卡日曲:向着春天倾注——
酒又开始喷涌了

芦花

芦花,芦花,

你顶着天光在河边唱歌
水面,只有天光不见芦花

芦花,芦花,
你背着妹妹和雷雨赛跑
忘记前世的鸟,被偶然的风击伤

芦花,芦花
你怀着秘密生长,细细的腰
蓬松的头发,简朴的美,闪动泪花

芦花,芦花
你抱着自己来到一个人的眼前
那个人慌张、迟疑,小心地折了一枝芦花

水边对

清水护持着血
是呐,青春已经亮相铜镜里
雪乳冰汁灼热

早就把我交给了你
是呐,一颗黄河上游水
万颗黄河上游水,悬挂在我皮肤里

你映照的我就是我,也就是你
是呐,在书页间,我是在奔涌,冲向混浊的中年
指示那条通海的路径

带着你饱览山川,朗读天地
是呐,知冷知热,酸甜苦辣,一如既往
我从梦的狂烈中,游回雪山的琉璃瓶

王瑞桐

回家记



秋去冬来,每一年的四季轮转都是一场盛大的遇见。

南京这样的城市大概没有秋天的概念,似乎前一日还高温难捱,后一日便冰天雪地。说来奇怪,离家将近五个月,平时也并无太多的思念,觉得自己已经长大独立到可以不思念家乡,可这一切都在南京下雪的那天被打碎。第一次见到南方的雪我难掩激动,亮白的雪让我睁不开眼,可落雪很快融化成了水,一夜后便不再有雪存在过的痕迹。当地同学告诉我,南方的雪向来如此。我轻轻笑笑,想起家乡的雪,想起那一望无际白茫茫的草原,想起青海湖断崖碎玉般的蓝冰,想起一场雪后一连数日依旧落雪的痕迹。我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其实一直在想家。

寒假回家,坐上由上海前往乌鲁木齐的硬卧列车,历经二十多个小时,到达西宁。1900多公里的路程中,看山云自成风景画卷,自南到北延展开来。坐在车厢里,虽不能闻“万壑有声含晚籁”,却能看到“数峰无语立斜阳”的延绵青山,还有天边云卷云舒的片片云霞。次日,阳光透过车窗晃醒了我。望向窗外,不见青山妩媚,只见群山萧瑟。错落聚散的农房,一望无际的黄土,雾蓝色的天空。越往北去,树木皆秋色,草植黄褐交替蔓延而去,与日渐荒凉光秃的树

构成了西北的景象。随着列车的前进,窗外景色快速向后滑去——离家越来越近了。此刻终于发现,自己有多么牵挂这片以向往远离的西北大地。

长途跋涉的疲惫,在见到奶奶与姑姑的一瞬间烟消云散。看着默默等在站外的奶奶,本应开心的我心中却涌上一阵酸涩,她的白发又添了许多。想起儿时日日与奶奶相伴,最爱吃的便是奶奶做的炒洋芋,边吃边说:“以后我上了大学,就在大学旁边给奶奶租个房子,奶奶每天都做炒洋芋给我吃。”远在千里之外,奶奶无疑是最惦念的人。小时候,我总期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好给她更好的生活,如今又唯恐时间太快,陪伴她的时间变少。或许人总是矛盾的,也许只有珍惜当下,才是最好的选择。

此次一别数月,再见妈妈时,她温柔地笑着,并轻轻拥抱了我。妈妈的笑容是回家最温暖的礼物。那一抹笑意,似乎可以抚平所有的沧桑和疲惫。细看她的发丝中又多了些许白色,不免一阵心疼。

回家后的丰盛晚餐是必不可少的,都是妈妈的杰作。我告诉她不要太劳累,她却只是温柔地笑,并不多说什么。望着妈妈的笑脸,我感慨时光的无情,我于时光中长大,她于岁月中变

老。人们说世间的美有很多种颜色,但我知道,最美的一定是妈妈漂亮的烟火色,是那永远吃不腻的家常饭,是每一个平凡日子中对亲人、对故土无尽的思恋与惦念。



江河源

冷风不时从阳台窗户的缝隙中钻进我的小屋,流窜到我的脚脖子处,又顺着脚脖子一路流窜至我的后脊背,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前几年,这栋老楼房整体维修时做了外墙美容,换了所有窗户,但对窗户的密封却做得极为潦草,尽管我曾用密封胶带了处理,但似乎也无济于事,加之房屋老旧又是顶楼,冬季小屋几乎没怎么热乎过。好在我也逐渐习惯了它的又旧又老,也习惯了它的不冷不热。我蜷缩着身躯,手捧那本已经读了一个星期的小说,嘴里咬着一支铅笔,起身到阳台上,向窗外望去。

布艺沙发

夜越来越深,肌肤上的热气越来越少。我遂又返回客厅,继续坐在沙发上。这组布艺沙发陪我也十几年了,极旧。大概也有不少灰尘和污秽渗入其中,尽管用肉眼是根本看不到的,但我依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些灰尘你争我抢激烈地争夺地盘的情景。

这组布艺沙发早已失去了它青春的容颜,依稀可见布料的底色,深灰浅灰相间搭配,不撞色、不张扬,现在坐上去已经没有当初购买时那样硬气了,软塌塌毫无舒适感。想当初大概也只是看中了这款沙发的色彩搭配和布艺带来的视觉舒适感,压根没考虑它是否会一如既往地硬气如初。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不硬气,没有底气,渐渐老去,这也正常。值得庆幸的是,它一直在小屋内,与我朝夕相处,不离不弃。尽管我心里清楚,有一天我终会与它分离,彻底地分离。

我望着没有声音的电视图像茫然。我总是开着电视,关掉声音,与电视节目中形形色色、花花绿绿的人物和场景同在。无数个静寂的夜晚,小屋和我默默无语,静守属于我们的时光。

王玉兰

旧物记

窗外的月光夹杂在城市的霓虹中把夜晚再一次照亮,冬夜里的思绪显得杂乱无章。人世间总有一些地方不适合言多人众,比如小屋和我。我是一个念旧的人,我在小屋老旧的光阴里虚度。我试图让一些光阴在慢下来的时光中化茧成蝶,于是便对与小屋一样老旧的物件生出无限的迷恋。不只是我,大概许多人的内在都具有诸多不确定和矛盾性吧。

泥塑挂画

我环视着屋里的一切,把目光停留在电视后墙上的那几幅挂画上。这是四幅一套中国古代四大美人肖像的泥塑挂画。初搬进小屋,这几幅泥塑挂画就进了我的小屋。它们在小屋的这面墙上已经整整挂了十二年。

那一年冬天,临近春节,我和先生携十一岁的儿子去婆家探亲。婆家双亲虽早已离世,但那个小村还是先生的故乡,思之深、念之切,总也无法释怀。在村里度过几日,我们便前往西安。在古城西安逗留了两三日,这几幅泥塑挂画就是在一家专门出售工艺品的店中购得的。

那家店的名字早已不记得了,但初遇那家工艺品店的情景却历历在目。在琳琅满目的各类工艺品中,我一眼就看中了这几幅挂画。于是与店铺老板议价、付账、打了包装。对于走远路的人而言,携带这几幅挂画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路上我小心翼翼,生怕挂画有什么闪

失。因为挂画的材质是泥塑,我都不敢把它们放在火车的地面上。先生笑我:“没事,不必那么小心,你一直抱在怀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抱着个啥宝贝呢。”

对于喜爱的物件,我始终视其为宝贝。在我眼里,它们就是默不作声的知己和朋友。尽管更多的时候我都还没正眼注视过它们,哪怕我的眼睛路过它们时,在它们身上有过短暂的停留。然而,它们始终都在,从未自弃或被嫌弃。这样想来,实在是有些惭愧。我便赶忙起身踩着方凳,拭去相框上的陈年老土。如此,再看它们,仿佛四大美人也在微笑着看着我。

我一向喜爱与泥土有关的事物和世象。泥塑以质地筋道、含天然矿物质特殊元素的红泥土为原材料,其里掺杂天然矿物质染料,经精工巧匠之手诞生出一幅幅形态各异、花色繁多、形式多样的泥塑艺术品,因为原料天然,因此作品经久耐藏、不易褪色。我打心眼里佩服大师们追求艺术孜孜以求的精神,佩服他们对艺术的忠诚和付诸无限精力、时间的执着。人海茫茫,喜欢和钟情于一件事犹如遇见并钟情于一人,多么不易。走着、念着、爱着,痴痴地于岁月深处精雕细琢,又多么值得庆幸。

四大美人的泥塑像身高均在二十厘米左右,小巧玲珑,罗衫艳丽却又不失素雅质朴,头饰繁简与衣着身份相得益彰,面部表情惟妙惟肖,或蹙眉、或含笑、或忧郁、或窃喜,样态栩栩如生,着实令人喜爱。有时,喜爱可以有一千种

翻过日月山,灌木稀少,白雪萦绕苍山,吸吮着土地营养的紫花针茅、镰形棘豆、钻叶风毛菊、火绒草、阿尔泰狗娃花、卷鞘鸢尾、阿拉善马先蒿,翘首企盼;扬起头的短花针茅、西北针茅、乳白花黄芪、青海蕨草、沙蒿、芨芨草、水葱,从大地之心缓缓出行,穿过峡谷、丘陵、湿地,欲将青海湖滨涂抹成不同光影下,变幻莫测的高原风景。这些多年生草本植物,抗旱耐寒,根茎柔软,牛羊喜爱,药用价值也明显。比如镰形棘豆中的黄酮甙元,能增强人类的肾上腺皮质功能,调节神经内分泌;又比如个头不高、自愈力强大的火绒草,能滋养皮肤、清热凉血,而味甘性温的乳白花黄芪可帮助病痛中的入利水消肿。

一夜醒来,灰云遮住了天幕,大朵大朵的雪花落在山麓、草坡,线条优美的沼泽湖水般漫过大地,草原像镶嵌了花边。喝足了雪水的短花针茅、西北针茅、芨芨草、青海固沙草、眼子菜、冰草,在雪山怀抱的青海湖滨破土而出。

再往西,紫花针茅遍布原野。高寒草地上香气浓郁,难以计数的乳白花黄芪、镰形棘豆、矮火绒草、青鞘鸢尾、钻叶风毛菊、卷鞘鸢尾、阿拉善马先蒿,甚至海拔4000米以上、冰雪石山下的高山嵩草、线叶嵩草、垂穗观鸟草、唐松草都在沙沙作响,像浪花一样在苍苍莽莽的水光山色间起伏翻腾。

它们大多野生,可以统称为“野草”。它们攀登上高山,在流石坡地生根,点缀着河谷、浅滩。它们无需被欣赏、关照、赞美,只与天地共生共存。它们因野生变得倔强、勇敢、无所畏惧,总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埋头壮大自己的根须,在短暂的时间里完成生命的全过程。它们从不欣喜若狂,也不垂头丧气,它们深信宇宙间,支撑自己活下去的所有力量均来自生命本身。它们不像南方丰满肥硕、恣肆洋溢的植物那样常常绿常新、争强好胜,相反地,总是尽可能缩小自己的身躯,或为叶片和植株添上细刺,裹上绒毛,匍匐在地、仰望雪山,平心静气地对待周围的一切。遗憾的是,或许并没有多少人理解它们的善意与豁达,更没有多少人关注它们创造的禾本科家族中最伟岸的森林,以及与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

一段时间后,太阳散发着香味,蓝天眷顾着野草。经过春天孕育的高山嵩草、矮嵩草、小禾草、扁穗茅和湿生植物苔草、扁穗草、杉叶藻,从嫩绿到浅绿,再从浅绿到浓绿,波澜壮阔,美不胜收……

山地、草甸、冰雪石山下的高寒草场上,青青早熟禾、垂穗观鸟草、柔软紫菀、蓝白龙胆、喜山茅茛、黄芪、棘豆、唐松草都以自己的方式站在山巅之上。这些谦恭的野草,无意长得更高,更无心炫耀于世间,但是无论在山崖,还是在岩石缝隙或粗糙裸露的坡地,都展现着强烈的个性。

五月的一天,拟矮斗菜紫色的花探出了崖壁,杏色的花蕊明媚夺目。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花,只生长在几乎垂直的悬崖峭壁上,

周围很少有其他植物,即使有几株挣扎求生的苔草、报春、红景天,最终也不能像拟矮斗菜一样具备长期生存的能力,更不能繁衍后代。而拟矮斗菜,只要能占据悬崖之上的方寸之地,借助石缝隙中的一点土壤,便会自得其乐地优雅盛开,任由种籽随风飘散。

唐古特大黄是我儿时就熟悉的花,因为个头较高,叶片较大,在叫不出名的野草中比较醒目。深秋季节,唐古特大黄的果实像一粒粒包着黄色外衣的石子,一缕一缕撸下来,放在手心里揉,再吹去外皮,就剩下均匀的硬核,也不能吃,就随手撒出去,看着它们飘落在草丛里。很多年后,我去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李文靖博士的办公室,看他采集来的唐古特大黄标本,才知唐古特大黄的叶片形态竟然是“三维立体”。李文靖博士经研究发现,坚固的立体形态叶片是唐古特大黄在进化过程中为适应青藏高原强烈的太阳辐射和低温发生的奇妙变化。李文靖博士说,对唐古特大黄叶片结构的独特性研究成果,其启示意义远远大于实际应用价值,为植物学和高原生物适应性等相关研究领域拓展了新思路。

十月过后,白云翻滚,草木见黄,欢腾一夏的候鸟远赴他乡。湖水宁静淡泊,湖滨牛羊成群,紫花针茅蓬松的长穗閃烁着缕缕金光。甘青铁线莲为避免紫外线伤害,任由金色的花序下垂,随风飘扬。开着紫花的大菊,还在继续引诱着蜜蜂和蝴蝶。

中国人素有形式即印象一说,着眼于有无之关系。湖滨野草遍布,连天接地,仿佛绿色海洋在劲风中往返流荡,时常会让人产生似有似无的感觉,就像清代画家戴熙自题画诗中所说:“山色本无色,泉声非有声。顿觉眼耳妄,根尘何自生?”面对高原环境,野草不仅坦然接受,且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而花开花落的迷人之境,又好似无规无矩的存养之方,散漫态度,实为法度谨然、安逸平和的天然偶得,恰似千年万年古老湖水的秉性。

说起来,谁都明白细水长流的道理,可又有多少人愿意遵循道法自然的准则。气候变暖、日渐干旱,早已影响到青海湖滨高寒草地对气候变化的缓冲作用。人们只能眼见温性草原植被越来越少,草层低矮,草群稀疏。高寒植被渐渐扩散至湖盆低处,并不断朝高寒草原景观方向演变。

孤云乱飞的深秋,野花开过了,懒散的光线在草原上跳跃。从夏季牧场归来的牧人,还在担忧冬季草场的匮乏,依旧辗转于离湖滨草原较远的草场。眺望中,湖滨苍凉悲壮,凝固之色,萧瑟之气,使草原陷入静默状态。世界伟莫如深,野草执拗坚韧,又异常脆弱敏感。相比自以为是、傲慢自大的人,我更愿意崇拜和信任这片黄绿相间、生机盎然的世界。它们是人和自然更高信应的杰出象征,受阳光雪水恩惠,开出的花鲜艳夺目。

生物之间普遍平等,此观念早已在牧人的生存法则中根深蒂固。植物内在的自然节奏和自然循环,同样隐藏着深刻的生存智慧。坚强的野草养育着芸芸众生,这是率性的生命之舞,大地的欢乐,万物自由。

杂色,显得干净利索。整幅画由三幅独画组成,每一幅长宽等同,自成一体,可以单独用来做装饰画,也可组合装饰。我倒是觉得组合成一个整体更为恰当。画面整体蓝紫色,与现实蝴蝶兰花瓣的粉紫色有差异,且差异还不小。挂画上的花冠绽放得极开张,每一片花瓣肥硕偏大,花冠与花冠之间紧密相连又相互留有间隙,花冠上白色纹理清晰可见,带给人优雅清新之感。之所以如此喜爱这幅画,除却画的来源这个因素,就属画中浸入人心的紫色和通体的纯净打动了我。它们同泥塑挂画一起,在小屋里十几年如一日静守,就算在我因身体欠佳不在小屋的那两年时间里,它们依然安静地守候,直到我再一次回到小屋。

被默默无言的事物在岁月的河流中静候着,原来也是一种幸福。

于是,很多时候,一人独坐陈旧的布艺沙发,泡一壶倾心的茶水,焚一炷香气四溢且能使人静心的檀香,手捧喜爱的书本,与蝴蝶兰、与泥塑挂画、与老屋里的一切旧时光同在,便成为我生活的日常。

多少次下定决心,放弃该放弃的,抛弃该抛弃的,然而,至于旧物,抛弃,仿佛就是一件残忍的事。

久居老旧的小屋,我总会被这些老物件上的尘光冲刷涂染。每一件旧物上都有那么多模糊又清晰的痕迹,无论生活多么安逸,这些痕迹总能循着时间的河流溯源,冲刷掉旧物和岁月的灰尘。只要我轻轻翻动,怀念和不舍便涌上心头。它们促使我一遍又一遍翻新自己,一次又一次重新开始……

